

# 国际家宴

作者：木榆

妻子说，波兰的金赛来访金赛研究所。所谓波兰的金赛，就是在波兰广为人知的性学专家。他大名伊日德布斯基，在华沙一个大学任教，据说还是文学院院长。周末里没有什么活动，妻子的上司要几个人分担一下接待任务，她就主动要求举办家宴招待。于是，就在劳工节之夜，波兰金赛一行两人、副所长和另一个性学教授及其作陪的丈夫，在一个华人家庭促成了一个小型的国际家宴。

发出邀请后，我们就开始紧张准备菜谱。做的都是拿手的家常菜，乃是：甜辣椒炒鸡丁、油闷大虾、京酱肉丝、麻婆豆腐、凉拌卤牛肉和凉拌茄子，还加了四川凉面。酒是自然要准备的。在超市里转了转，没有看到价位高一点的红酒。于是就到本地著名的“大红”酒店，让伙计帮忙挑了两瓶法国红酒，又加了一瓶澳大利亚红酒。加澳大利亚红酒是因为来客中的那个性学教授是澳大利亚人。

之前一天，就卤好了牛肉。次日，从下午两点开始系上围兜，在厨房开始忙活。六点不到，所有菜都做妥当了，把台面都收拾干净，开了窗户和门，换了空气。第一波客人在六点准时来到，副所长把波兰客人带来了。我跟波兰客人握手寒暄之后，发现个子矮些瘦些的那位跟另外那个个子高些胖些戴了眼镜的教授低语，两个对话来回之后，才明白胖的那位也就是波兰金赛不会说英文，需要另一位翻译。

客人带来了一大高瓶伏特加，波兰产的。波兰金赛指了指瓶子上的建筑图案，说了些什么。另一位马上翻译道：“这是波兰国会。”当然感谢了一番。几瓶酒都摆在桌子上，问大家先喝什么，波兰金赛拿起酒来端详了一下，选择了法国的。

我打开酒，给三位都斟了，各人端上。然后到阳台上看后院。大家都连连夸房子如何好，后院如何漂亮。副所长问：“你怎么想建这么一栋美妙的房子的？”我想谦虚都不行，就有点自鸣得意地说：“有朋友建了房子，我觉得我也可以建，实现我的美国梦，就这样建了。”就在这个时候，澳大利亚的性学教授和她年迈的英国退休教授到了。英国退休教授叫彼得，七十一了，澳大利亚教授则不到五十。老头子干精，女的富态。两人夏天到英国，其它时候就呆

在美国这个小镇。老头子在这里觉得孤寂，每个周四晚上还到一个酒吧去弹钢琴，十元一个小时的报酬倒在其次，关键是得到了某种精神调剂。

这对夫妇又夸了房子，我的成就感又溢出心头，居然大言不惭地表白：“建房子是有瘾的，说不定以后我还会建呢。”

澳大利亚女人爱酒，一次妻子请她去吃中饭，她居然点了一瓶酒，一个人喝干为止，这顿中餐就吃去了50多美元。今天他们也带了酒，而且已经打开，斟在了自己的杯子里，把打开的大半瓶酒也带到了餐桌上，就放到身旁，喝完了杯里的，就随手满上。

说起喝酒，美国女人嗜酒的真不少。电影画面上常见的那些女人爱酒如命的画面其实就大量地存在于生活中。如果到超市去超购，会发现很多女人的购物车里总会装上好多酒。酒在很多美国女人的月消费中占的比例不会比化妆品更少。

伊日德布斯基虽然不会说英文，却不妨碍他扮演聚会的主角。他就像国家领导人一样，发表见解，叙述故事，然后由叫安德烈的那位一翻译成英文。跟我们真是大不一样。要是我，说不好那群人都懂的语言，宁可缄默。

我问：“波兰改变政体后，经济政治和人的自由是不是都有改善。”安德烈立刻回答：“是的，现在我们享受比以前更多的自由。可是，我们的孩子不理解，觉得现在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他们没有过去可以参照。”

然后我问起瓦文萨，问他是否还活着。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五十多了，三十年来过去，他是否活着自然就是一个问题。安德烈肯定地答道：“他还活着。”

接下来，伊日德布斯基开始谈起波兰的历史，说波兰夹在俄国、德国和奥地利之间，领土一会儿被这个国家拿去，一会儿被那个国家拿去。他的一个朋友出生的地方以前是波兰，二战中被苏联夺去，于是他的护照上的出生地写的是苏联，这让他很不爽。

彼得是历史教授，马上用手比着刀从前向后一划，说大国都是这样的，拿起地图来，就如同切割东西一样，就划分了领土，比如巴基斯坦和印度就是这样划出来的。难怪，看地图上的非洲，国界就如同用尺子比照者划出来的。这



(图片摘自网络)

么说来，偌大一个地球，在那些曾经主宰世界的强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泥球一样，任凭他们切割。

还在入席之前，大家就先赞美了一番今天的菜肴。安德烈还对桌子上的菜拍了好几张照片。伊日德布斯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插话的机会。他说波兰现在也有很多中餐馆，中餐在波兰很受欢迎。彼得说话并不刻意矫饰，指着凉拌卤牛肉，连声夸赞。可是对麻婆豆腐又似乎并不感冒，说：“豆腐嚼起来就像柔软的地毯。”原来他不是不喜欢麻婆豆腐，而是不喜欢豆腐。在性学人士的这个聚会上，如果大家知道中国人关于吃豆腐的引申意，一定会对豆腐情有独钟的。还是副所长说话最好听：“每一样菜都可口。”

性学人士聚会，才讨论了一会儿政治和历史，话题就自然向性上倾斜了。我看了看大家，却发现大家都居然是正襟危坐的，没有淫邪的姿态。波兰金赛当然得抖落些波兰的性事。他说他对400个妓女做过调查，又说波兰对妇女很尊重，妓女所从事的事被认为是浪漫的。又说，某次，他去演讲，顺便带了好多避孕套，当场发放。还说了同性恋。波兰对同性恋倒是挺宽容的，并不认为他们是异类。

主人来自中国，波兰客人倒是很来事，说了好多关于中国的好话。中国人

到波兰的时候，他带他们去参观过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那些中国人看到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居然有些好多影响的时候，都有些吃惊。他趁机说：“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以为西方就什么都好，其实自己就有很多好的传统和文化。”

话题到了这里，正好撞到妻子的枪口上。她说：“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精彩的往事。金赛的《人类女性性行为》出版的时候，两百多新闻记者到了布鲁明顿参加新闻发布会。会上，有人问金赛什么是金赛研究所里最珍贵的，金赛说是一本书。”那是一本什么书呢。是明朝万历年间的《素娥篇》，里面是月娘和他丈夫尝试各种姿势的画册，其中配有诗意的说明。这本书是流传下来的孤本，世界上再无第二。

“我明天一定给你们看看那本书。”波兰金赛立刻喜上眉梢。彼得提议，应该再版这本书，加上一个厚重的说明。有人又说还应该出版各种语言版本。一时间，席上都是欢声笑语。

澳大利亚教授次日要去给学生上课，讲英国人的性行，故而吃了饭后的冷饭，就要告辞了。那时才晚上九点，应该是夜生活进入高潮的时候。但客人们似乎都不得不接受澳大利亚教授的提示，纷纷跟着告辞，一场别致的国际家宴就这样结束了。

# 在阿伊欧姐妹会

作者：聂浪

(上接2015年10月30日B2版)

## 六

感恩节来临了，学校放假一周，学生们不管住在东海岸，还是西海岸，还是住在本地，都离开了学校，或者开车，或者坐飞机回去跟家人团聚。学生走了，阿伊欧也要关门，我们自然没有工作可做。没有工作可做，按理就没有工钱可拿。但让我意外的是，阿伊欧却仍然要给我们发工资。不仅要发工资，而且在放假之前，我们所有雇员无一例外都得到了只大火鸡。我想起了梨园、紫禁城、金殿和满月红，它们的吝啬和克扣不因为时日的推演而模糊，一点一滴组成了一个参照系，把阿伊欧衬托得如此富有人情味，一阵异样的温暖从我身上泛了上来。

那天我下班，心情真像发了财似的，走在路上，虽然提了那么一只大火鸡，却健步如飞。金羽见我提了那么一大坨东西，诧异地问我：“是什么啊？”我说：“感恩节的礼物。猜是什么？”不待她回答，我却抢着告诉她：“火鸡呢。”她看着傻了眼，问我：“这么大一坨，怎么吃得完啊。”我说：“我们就学国内的农民吧。人家一年杀一头猪，杀了存放好吃一年，我把这只火鸡分成小块，也可以吃一年了。”说罢，哈哈大笑。她说：“人家一家是一大家，哪里只是夫妇俩。”我就说：“那我们赶快实行造人计划，生了老大，生老二。”她嘲笑说：“生老大老二，生了放哪里？”一边说，她一边用手很急促地沿着房间画了一个圈。我说：“那我们下学期就搬家，帮到校园去。”她叹了一口气，说：“养孩子，得有本钱，又不是养只猫养只狗。”我不以为然，想起了那对生了老大又生老二的夫妻，却一时想不起名字，问：“云南那对夫妻叫什么，就是上次在徐九虎那里碰到的那对？”她说：“哦，那对啊，男的姓楚，女的好像姓任。我才不学那夫妻俩呢。自己没有能力，都靠吃救济。要生，自己就得先养得起，不能委屈孩子，也不能委屈自己，更不能麻烦社会。生下来，养不起，做人的尊严都没有。”

我跟她就生孩子的事，你一句我一句，争论了好一阵，我突然发现有种跑题的荒

唐，说道：“哎，我们怎么谈起孩子这个话题来了？”她指了指火鸡，说：“不是发愁吃不完这只火鸡吗？”我一拍脑袋，说：“对、对、对。你看我们原来好无聊。”看了一眼墙角的那只小冰箱，我说：“不仅吃不完，可能还放不下面。好了，等会儿给徐九虎打个电话，让他来拿点。”

给徐九虎打电话，他一听非常高兴，却连连抱歉，说不能开车来取。又说正好有事要跟我们商量呢。他的那辆1978年的福特车引擎出了问题，不能跑了，还不知道是扔了，还是花钱去修呢。我就答应晚上给他送货上门去。

吃了晚饭，不待休息，我马不停蹄就去处理那只火鸡。把火鸡分成了很多小块。然后，用塑料袋装了七八块，拉着金羽，就出门开上我们的那辆本田车，上徐九虎那里去。

到了徐九虎家，一进门，浓郁的卤菜味就扑鼻而来，他迎进门去，说：“正好，刚卤了一锅猪蹄和猪耳朵呢。坐下来，先尝尝。等会儿，再带一些走。”

我和金羽在客厅里那个沙发上坐定，片刻，徐九虎就把一盘卤菜端到前面的桌子上。把那些火鸡块放进冰箱后，他又从里面取出一听百威啤酒来，说：“嘿，你看我这儿，有下酒菜，怎么不喝酒呢。来喽，接住。”我赶紧伸出手去，捧住了飞来的啤酒。

我说：“每次来你这里，好像总有好吃的。”说罢，叹了一口气，扭头对金羽说：“住这种带厨房的公寓就是好。别的都不说，光是做菜就方便了很多。这才像过日子的样子嘛。”徐九虎接过话头，说：“那就搬来校园里住啊。两人平摊一套公寓，其实也贵不到哪里去。”我以征询般的口气，对金羽说：“怎么样？要不，我们下个学期就搬过来。”金羽没好气地答道：“你看你，就好像我是铁公鸡，不，铁母鸡一样，不准你搬家一样。搬啊，一定要搬。我早就想享受享受了。”徐九虎指了指里间，说：“小王要住到下个学期结束，不然，你们搬来跟我们住一处，最好。”

我看只有徐九虎一个人在家，问：“嫂夫人到哪里去了？”他答道：“上班去了。本来今天晚上不上班的，就为了……啊，你看我，把正事差点忘记了。吴云山夫妇约我们这周去佛罗里达玩，租辆面包车，有七个座位呢。老吴已经叫了一个小年轻，还差两个人。你们去不去？”我一听，就激动了，连说：“去，反正这周也没有事情。金羽，我到美国来，就一直呆在布鲁明顿打工呢，是该到哪里去玩玩了。我们去吧。啊。”金羽笑道：“好。我到美国这么些年了，也没有去过佛罗里达呢。我也想去。”

我们是第二天晚上出发的。这样安排，也是为了一个钱字。到佛罗里达需要十来个小时，开一夜的车，到

了佛罗里达，就可以开始进入玩的主题，从而省下一晚的旅馆费用。

大家吵吵嚷嚷上了车，兴奋得不得了，就好像当初国统区的青年奔赴延安一样。徐九虎先开车，老吴坐副驾驶的位置，一边看着地图，跟徐九虎商量着怎么往下走，一面就聊一些风花雪月、男女之事。他妻子小吴说：“注意了，人家小李可没有结婚呢。别腐蚀人家啊。”小李是那个小年轻。他在黑暗里也许脸都红了，支支吾吾没有搭话。徐九虎老婆说：“没有结婚不是正好可以进行启蒙教育吗？到佛罗里达这一路下来，小李就……”小吴打断她的话，笑道：“就什么，就变坏了。”

开到肯塔基州的时候，老吴问徐九虎要不要换换，让他来开下一程。徐九虎说：“也好，免得太困了。除了小徐，我们三个男的每人开大约两小时，就换班。”老吴手里把着方向盘，嘴依然不闭。“你们知道吗？”他吊人胃口地问。“知道什么啊？”我果然就被吊起胃口来了，问他。他却又若无其事地说：“没有什么。嘿嘿。”小吴说：“的确没有什么。他能有什么啊，无非又是那些破事。你给我好好开车，车上可是七条人命呢。”老吴这才闭嘴了。

我在后面睡得朦朦胧胧，朦胧中似乎听到詹妮弗问：“What's for dinner?”却被旁边的金羽推醒了。原来是老吴在嚷嚷：“好困哦，小郑，快来换我。”这么说着，他就到高速道旁停了车。徐九虎怪他：“哎，你就到前面休息站停车不好吗？在这里停下，多危险啊。前几天，纽约那里几个中国人在高速道边停下来换轮胎，就出了事呢。”老吴说：“实在太困，坚持不了，再坚持下去，就开到山下去了。”我揉揉眼睛，下了车，从前面上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去之后，我问徐九虎：“讲解一下，哪里是档？怎么换？”一直开的是小丰田，一下要驾驶面包车，顿时紧张起来。这种时候，我居然还知道自嘲，说：“开木船的，一下开军舰了。这手都哆嗦了。”徐九虎在旁边安慰道：“不要紧张，能开车，就能开面包车。你如果真的不行，等我再开一程。”我说：“反正是一刀，晚挨不如早挨。”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后面的车灯还遥远，就脚下一蹬油门，车轰然一声，就上了高速。后面金羽大呼一声：“你小心啊。”

一旦成了这辆面包车的主宰，车的方向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反而觉得踏实了。面包车虽然大，开着，也就开了。我为我的发现而自得，觉得人驾驭可知世界的潜力原来是强大的。下了水，就学会了游泳；怕黑暗，投入黑暗，就跟黑暗合了，于是不恐惧黑暗了。

到徐九虎接过方向盘的时候，天依然没有亮。老吴在后边叫：“小郑，你到后面来睡会儿吧。让人家太太坐前面去，可以激励一下司机。”徐太太仿佛正中下怀似的，笑道：“好啊。我就到前面去陪我老公。”徐九虎也不推托，我就知趣地下了车，到了后面坐了。老吴又喊：“别吃豆腐啊。车上有七条命呢。”车里一下爆发出大笑。原来大

家都醒着呢。

不知什么时候，当我睁开眼睛，外面霞光万丈，棕榈树高高矗立，我们真切地到了佛罗里达的地界上。到美国以来，度假的概念第一次形象地展开了它的内涵，度假的氛围第一次如此确凿地笼罩在我的周围。这个时刻，劳作的辛苦、学习的辛苦都被我甩到了遥远的地方，我们俨然像有闲阶级一样，让享受成为生活的另外一面。下了车，我贪婪地吸吮着热带湿润的空气。金羽走到我的旁边，小鸟依人一样贴在我身上，徐九虎用相机摄下了那个瞬间。

我们在一个叫银滩的地方玩到天黑。船在小溪里缓缓游荡，溪畔两边都是榕树，沧桑而富有诗意，透过船底，可以看到溪里的鱼群自由地游弋。笑声似乎一直没有停歇，度假的第一幕高亢热烈。

夜色渐渐染黑奥兰多的街道和街道边的棕榈树，华灯星星点点闪烁起来，我们这才开始去找旅馆。假日饭店的店徽像媚眼一样勾引着过往的人们，我们在那栋四层大楼前停下，我和徐九虎下了车，走到里面的大厅里。徐九虎说：“多少钱，我们才考虑？”我说：“超过五十美元，就不能考虑吧，是不是？”等柜台后面那个正接电话的白人小姐放下电话，我们走上前去。她友好地问：“需要帮忙吗？”徐九虎赶紧把来由说了，对方笑着，抱歉地说道：“对不起，已经客满了。明天才有空的房间。”出来后，我对徐九虎说：“也好，如果有房间，我们大概还住不起呢。”

回到车里来，我们把情形说了，大家都有点释重负。老吴说：“看这家旅馆的规模，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要的。继续找，继续找。”老吴他老婆说：“我们真是一群穷作乐的人啊。”大家哄笑着，又在大街上往下找去。

到了另外一家店，店前的霓虹灯广告牌上写着只要三十九美元，我们的眼睛都花了，纷纷要停车，就在这里住下。老吴和徐九虎走进不久，就出来了，对我们摆摆手，意思是没戏了。上了车，老吴说，三十九美元的房间已经客满了，只剩下六十美元的套间。

找来找去，不是客满，就是价钱高，当大家都沮丧到极点的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结果却向我和盘托出，似乎这一晚上的奔波就是一场辛苦的劳动，最后的这个结果这场劳动的结晶。我们找到了一个叫Knight Inn的旅馆。旅馆都是平房，房间出来，就是露天，我们这支七人的队伍从一个房间进进出出，不用担心会被发现。

房间里只有一张大床，沙发放下来，又成一张床。人睡觉不一定非得要睡在床上，稻草上都可以睡人的，何况地毯呢。让我们大喜过望的是，这么一个袖珍的房间里居然还有厨房的存在。紧靠里面，是炉灶和橱柜，炉灶边还有卫生间。晚上休息的处所如此促狭，我们却宛然住进了皇宫一样。在我们看来，要有的都都有了。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Happy Thanksgiving

(图片摘自网络)